

● 用世奇书

# 黄帝

● 王毅  
盛瑞裕 编著

与《道德经》齐名的  
道家双璧

上古圣哲  
思维密码的破译  
历代智者  
揣摩研习的蓝本

集易经之玄  
老庄之妙  
藏鬼谷之神  
孙武之效  
玉成大业的  
权谋韬略  
洞明世事的  
智术渊藪

■ 黄帝秘本

■ 阴符真经

■ 道家圣典

# 阴符经全书

# 黄帝阴符经全书

王毅 编著  
盛瑞裕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黄帝阴符经全书

王毅、盛瑞裕编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轻工业厅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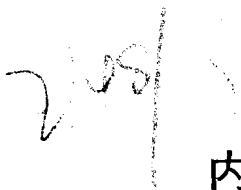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5.125 印张 插页 320 千字

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,000

ISBN 7-5418-0549-1/k·56

定价: 8.00



## 内容提要

《阴符经》与《道德经》齐名的道家双壁之一，内容玄妙，蕴含深空邃，文字奇古，由来久远。它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，闪耀着光明的智慧光芒。历来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哲学家和智谋之士，都对它十分重视，初以伊尹、姜太公、范蠡、鬼谷子、张良、诸葛亮之名，对它的精深思想和超人智慧采用注释的办法，加以阐释和发挥。宋代的思想家张伯端、明代的思想家吕坤，以及当代著名学者王明，都将《阴符经》与《道德经》并提，而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，在《历史上的智慧》一书中，则更将《阴符经》与《长短经》、《素书》、《太公兵法》共举为我国古代四部智慧名著。在《阴符经》中，有道家的养身之道，有富国安人之法，有强兵战胜之术，有明哲处世之方。自古以来，均称《阴符经》为黄帝所撰，而轩辕黄帝乃我中华民族之祖，由此也足以窥知其地位、影响和价值。

本书系首次整理、独家推出，校释细密、搜罗完备、文白对举、破解精妙、演绎例证、触类旁通，可谓一书在手，豁然开朗，既富实用价值，又是珍贵藏品。

## 前 言

《黄帝阴符经》（简称《阴符经》）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，它都称得上是一部古今奇书。

就篇幅而言，它只有四百五十二字，在历代的经典著作中，算得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微型名著。

但这部小小的经典，由于它内涵丰富，思想精深，曾出现过大量注释本。宋代郑樵《通志略》著录的《阴符经》注本，就有三十八部、五十一卷；明朝纂辑的《正统道藏》，所收的《阴符经》注本，就有二十二种，而且多为道家的注本，一些儒者的注本（如李先芳《阴符经解》、沈宗霁《阴符经释义》等），还不包括在内；清代的《阴符经》注本，仅据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著录，就新增了六种。还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些注本中，很有几个是集注本，它们所集的各家原注多已不存。所以《阴符经》曾有过的注本，据明朝吕坤统计不止一百家，这对一部仅有三四百字的书来说，不能不说是蔚为奇观了！

如果再看看注解者名单，以及与本书有关的传说，我们几乎被带进了一个“神仙世界”。在这个“世界”里，你将会见到仙人广成子、九天玄女、骊山老母、赤松子、吕洞宾、钟离权、张果、葛玄、施肩吾、崔公明、刘玄英……此外还有他们的一大批门徒。他们的有关论述和传说，在《阴符经》上笼罩了一幅巨大的神秘帷幕，既令人目眩神迷，又使人对《阴符经》产生了种种误解，使一些有志于学术却又缺乏探

索精神的人望而却步。

早在三十年前，我国著名的学者王明先生，曾在《哲学研究》第五期上发表了《试论〈阴符经〉及其唯物主义思想》一文。该文指出：“这部书中有朴素的唯物思想，也有自发的辩证思想因素。如果认为《老子》和《阴符经》两部书都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观念的话，我觉得《老子》书里鲜明的部分是朴素辩证法，《阴符经》里突出的部分是朴素的唯物论。《老子》的思想一向被哲学史工作者所重视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《阴符经》这份宝贵的先民文化遗产，我们似乎应该珍视它，研究它，批判地接受它，特别是它的唯物主义光辉的学说。”遗憾的是，三十年过去了，《阴符经》至今仍然被冷落，不仅没有人再去研究它的唯物主义光辉的学说，而且对书中的哲人睿智更无人问津。我们有感于此，对这份宝贵的先民文化遗产，采取结算的方式作了一番清理，目的在打破《阴符经》研究上的沉闷空气，引起学术界注意，以便把《阴符经》的研究推向一个更新的领域。

## 一、《阴符经》书名之谜

《阴符经》的“阴符”二字，究竟该为如何解释？前人的解释，众说纷纭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种说法：

阴，暗也。符，合也。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，故曰：“阴符”。（少室山李筌《黄帝阴符经疏》）

黄帝问曰：“阴符者何也？”广成子曰：“此‘阴符’二

字，上可通天，下可察地，中可化生万物，为人最尊。阴者，暗也；符者，合也，古之圣人，内动之机可以明天地造化之根，至道推移之源，性命之本，生死之机；知者可究合天人之机，操运长生之体，故曰‘阴符’也。”（《阴符经三皇玉诀》）

阴者性之宗，符者命之本，此阴符之旨。内以修身，外治家国，包罗天地，总御群方，古今得道仙真，皆因此义，以至于无为矣。（赤松子等《黄帝阴符经集解》）

天法人，人法天，阴符之所以作也。

……夫阴符者，一阴一阳之谓也。太极未判之始，溟溟滓滓，辽廓无光，纯一阴气而已。阴因之极，一阳生于其中，便分奇偶，阳动阴静，两仪判焉。人生其中，三才立焉。三才既立，万物生焉。生万物者道也，成至道者人也。圣人所以建天地，施德化，修性命，定人物，此《阴符》之所以作也。以世法言，万物皆有形曰“阴”，万物皆有性命曰“符”，万物皆有自然之道曰“经”。以道用言，人之四大一身，皆属阴；惟一点祖气居天心，属阳，是曰命蒂；性与命合，曰“符”。符者，契合也。分开两个，勘合浑沦，“阴符”二字，身心也，性情也，水火也，神气也，铅汞也，龙虎也，动静也，乃为修身之根本，养道之渊宗。（王道渊《黄帝阴符经注解序》）

阴者，内著阴灵之性；符者，外契纯一之真。（侯喜渊《黄帝阴符经注序》）

阴者，暗也；符者，合也。故天道显彰乎大理，人道通乎妙而不知。是以黄帝修《阴符经》以明天道与人道有暗合大理之妙，故谓之《阴符》焉。（任照一注《黄帝阴符经注解》）

观自然之道，无所观也。不观之以目，而观之以心。心深微而无所见，故能照自然之性。唯深微而能照，其斯之谓“阴”。执自然之行，无所执也，不执之以手，而执之以机。机变通而无系，故能契自然之理，其斯之谓“符”。照之以心，契之以机，而“阴符”之义尽矣。李筌以“阴”为“暗”，以“符”为“合”，以此文为序首，何昧之至也！（张果《黄帝阴符经注》）

上边这些不同的说法，有的大同而小异，有的明显对立，但仔细考察，诸家对“符”的解释，均谓含“契合”之意，即使张果反对李筌“以‘符’为‘合’”，他自己却说“契自然之理，其斯之谓符”，仍然是以“契”释“符”。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对所契者有不同的理解：有的说契合天机，有的说契合自然之道，有的说契合性与命，有的说契合天道与人道，有的说契合自然之理：侧重点虽各不相同，但在理解上却有交合之点。他们最大的分歧，主要还是对“阴”的不同理解：有的释“阴”为“暗”，有的说“阴”乃“阴阳”之“阴”，有的说“阴”指“性之宗”，有的说“阴”指心，因为“心”“深微而能照”：这类



不同解释，就难说有什么交合之点了，因此我们也就难以折衷众说，对“阴符”下一个各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宽泛的定义，只好从语言的历史背景中，来看“阴符”的实际含义。

其实，在我国古籍中早就出现过“阴符”一词。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都提到苏秦攻读“太公阴符之谋”或“周书阴符”；《隋书·经籍志》还著录了《太公阴符钤录》一卷、《周书阴符》九卷；有人甚至断定这两部书与《黄帝阴符经》大概就是一部书的不同版本。此外《鬼谷子》中也有《本经阴符七篇》（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正义云：“《鬼谷子》有阴符七术”，“篇”似为“术”之误），陶宏景《鬼谷子注》云：“阴符者，私志于内，物应于外，若合符契，故曰‘阴符’。”此外，夏元鼎《阴符经讲义》引《参同契序》云：“运六十四卦之阴符，天关在掌。”我认为，“阴”有多种含义：暗也；藏也；脑也（《素问·解精微论》：“惋则冲阴。”注：“阴，脑也。”）；内也（《素问·阴阳离合论》：“内者为阴”）；静也（《管子·心术上》：“阴者静。”）。这些解释，都可与“阴谋”联系起来。古人所说的“阴谋”，是指“阴谋之术”，并无贬义，只是指一种谋略，而谋略是否正确，就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、客观规律，所以“阴符”的解释当从陶宏景说。它要求主观的谋略（“私志于内”），符合客观实际（物应于外），它表现了古人的正确的谋略观和认识论。这种谋略观和认识论，和《黄帝阴符经》的实际思想内容，也是完全吻合的。

## 二、《阴符经》作者之谜

《阴符经》的作者是谁？过去有多种不同说法：有人说

是黄帝创作的，有人说是玄女传授的，有人说是寇慎之杜撰的，有人说是李筌杜撰的；有人说是东晋杨羲、许谧辈所作，有人说东晋以后的一个久经世变的北朝隐者所作，还有人说这本《阴符经》就是苏秦当年读过的那本《太公阴符》或《周书阴符》。关于《阴符经》的作者，同样是众说纷纭，同样是个谜。下面我们对这些说法，逐一加以讨论，并提出自己的不成熟见解。

### (甲) 关于“黄帝创作”说

道藏中的绝大多数《阴符经》注本，都题作《黄帝阴符经》，多数都署名“黄帝撰”。唐初褚遂良草书本《阴符经》，也冠以《黄帝阴符经》之名。李筌在嵩山石崖中发现的那本，也叫《黄帝阴符经》。所以四库全书著录此书时，也说是“传为黄帝撰”。但中国的书面语言，在商、周的钟鼎文和甲骨文中，还十分诘屈聱牙，面貌古朴。如果说黄帝时就能写出《阴符经》那样的著作，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。中国人尊崇自己的始祖黄帝，道教还奉之为神灵，因此许多著作都借重黄帝之名，据我们初步统计，书名冠以“黄帝”二字者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十五种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二十六种，《旧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十八种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三十种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如《黄帝十六篇》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、《黄帝内经灵枢经》、《黄帝九鼎丹经》、《黄帝奇门遁甲图》、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……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，过去人们都习以为常，明知非黄帝撰，但书名仍沿用不改，所以我们也按照惯例，仍称《黄帝阴符经》，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默认为这部书是黄帝作的。

### (乙) 关于“玄女传授”说

至于“玄女传授”之说，仅见于蹇昌辰《黄帝阴符经解序》：

窃尝考诸家注解，理各异端，义执偏见。徒知《阴符》为黄帝之法言……然观内传所载：黄帝得玄女授《阴符》精义，能内合天机，外契人事，则三百言实玄女之所授，而百言乃黄帝之演释者也。故辞要而旨远，义深而理渊，观其“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，八卦甲子，神机鬼藏，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然进乎象矣。”知此则《阴符》之义尽矣，后世不可以加诸。

为了“印证”他的这种见解，他还写了一篇《阴符经事迹》，附在序后：

昔西王母降于王屋山，授帝兵法，用战蚩尤于涿鹿之野，以剪灭妖孽，除天下害，然后治邦国，立社稷，分土地，封诸侯，五行定，巨盗除。王母再遣玄女，授帝秘诀一十九章，《阴符》三百馀言，至于金丹玉篆之文，宝符飞空之术，入火履水之法，无不备焉。……

他的这篇“奇文”，是据《黄帝问玄女兵法》和《玄女法》演化而出的。但《玄女法》只说玄女“授帝以……灵宝五符五胜之文”，而没有提到《阴符经》。看来玄女传授《阴符经》之说，完全是蹇昌辰据古代传说新编造出来的神话。因此，他将《阴符经》后段文字（从“哲人以愚虞”起，至末尾），特意标作《黄帝阴符演章》，自然也是没有什么根据的。

### （丙）“太公阴符”说及其他

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所记载的苏秦事迹，有些出入。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说苏秦“说秦王书十上，而说不行”后，狼狈回归故里，“妻不下纆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”，于是

“乃夜发书，陈篋数十，得《太公阴符》之谋，伏而诵之，简练以为揣摩。读书欲睡，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足……期年，揣摩成，曰‘此真可心说当世之君矣！’”而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却说，苏秦“出游数岁，大困而归，兄弟嫂妹妻妾，窃皆笑之。……乃闭室不出，出其书遍观之……于是得《周书阴符》，伏而读之。期年，以出揣摩，曰：‘此可说当世之君矣！’”显然可见，司马迁取材于《战国策》，却偏偏将《太公阴符》改变为《周书阴符》。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有几种可能：一、《太公阴符》与《周书阴符》同为一书；二、司马迁根据别的资料，纠正《战国策》的记载失实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既著录了《太公阴符铃录》，又著录了《周书阴符》。如前者即《战国策》所说的《太公阴符》，那么一直到隋朝这两部书仍然流传。但前者仅一卷，后者为九卷，而且分别著录，显系两书。明朝胡应麟《四部正伪》，断定苏秦所读的“当居一于斯”，并且说“此书固非黄帝，亦非太公，其为苏子所读则了然”。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苏秦读的是其中的哪一部，而在于这两部书与今传的《黄帝阴符经》到底有无瓜葛？断定此书纯系晋以后人杜撰的人自然会说：苏秦读过的《阴符》与《隋书》著录的那两部《阴符经》，与今传《黄帝阴符经》，都了不相关。我们认为今传的《黄帝阴符经》，书虽晚出，但正如梁启超提出的那样：“其文简洁，不似唐人文字”，（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），梁启超说《阴符经》这部书是战国末年的作品，虽可商榷，但其思想确与《易·系辞》、《老子》相近，显然成书甚早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成书较晚，也恐怕不是一人凭空杜撰出来的，而是根据原有的思想材料甚至是文字材料，重新加以组织。我们

不应忘记，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就可能见过《周书阴符》；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道家类著录《黄帝四经》四篇、《黄帝铭》六篇、《黄帝君臣》十篇、《杂黄帝》五十八篇，阴阳家类著录《黄帝泰书》二十六篇，兵家类著录《黄帝十六篇图》三卷，天文类著录《黄帝杂子气》三十三篇，五行类著录《黄帝阴阳》二十五卷、《黄帝诸子论阴阳》二十五卷。以上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“黄帝”诸书，虽都不是黄帝撰，但都可以成为后人编纂《黄帝阴符经》取材之库。《黄帝阴符经》成就为一部类似语录体的而且涉及面相当广的著作，就留下了杂取诸书的痕迹。

而《太公阴符》如果确有此书，也恐怕不是太公自己作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没有著录《太公阴符》、《周书阴符》，但汉代冒出的《太公二百三十七篇》，隋代冒出来的《太公阴符铃录》和《周书阴符》，难道就和苏秦那个时代的《太公阴符》、《周书阴符》全无瓜葛？今天已见不到《太公阴符》了，但《阴符经》中的太公注，也难说不取材于《太公阴符铃录》。我对疑古派的勇气是佩服的，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自己却没有勇气断定谁在作伪。郑樵在《校讎略》中郑重告诉我们：“书有名亡实不亡”、“亡书出于后世”、“亡书出于民间”。他的这些看法，我看就很值得疑古派重新思考。

#### (丁) 关于李筌杜撰说

李筌杜撰说，宋朝黄庭坚倡于先。他在《山谷题跋》卷四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一文中说：“《阴符经》出于唐李筌。”朱熹也说：“《阴符经》恐皆唐李筌所写，是他著意去做，学他古人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五）朱熹对自己的这一说

法，也有些疑惑，所以他又说：“或曰此书即筌之所为也，得于石室者伪也。其词支而晦，故人各得以其所见为说耳。筌本非深于道者也，是果然欤？吾不得而知也。”（《阴符经考异序》）

李筌杜撰说，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第一，晋朝王羲之书写的《阴符经》，曾有石刻。明朝郁逢庆《书画题跋记》卷九云：赵子昂小楷《阴符经》后有大德丁未十月南山从吾子黄仲奎跋。跋云：“《阴符经》一名《黄帝天机之书》。曩见王右军石刻《阴符》，文与今文小异。子昂盖有受，故笔力精到，不减右军。”这虽是个孤证，但也难说不是事实。

第二，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引宋朝楼钥《攻愧集》卷七十二《褚河南〈阴符经〉跋》一文，证明了早在李筌在嵩山石室中发现《黄帝阴符经》前，褚遂良曾三次书写《阴符经》：贞观六年（623年），奉敕书五十卷，草书，时褚遂良三十七岁；四十五岁时，又写过一次，楼钥在“都下三茅宁寿观见褚河南真迹注本”；永徽五年（654年）奉旨书一百二十卷，小楷。文征明《停云馆帖》所刻褚遂良《小字阴符经》，卷末云：“唐永徽初，褚遂良尝书一百本。”不说一百二十本，而说一百本，可能是取其整数，或记忆有误。褚遂良卒于显庆三年（658年），享年六十有三。李筌乃“天宝布衣”。天宝（741—756年）距显庆三年，已九十多年了，那就是说褚遂良死时李筌还没有出生！

第三，岳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卷五唐名人真迹，楷书，二十七行，末行题“《黄帝阴符经》。贞观十一年丁酉九月□□日，书与善奴。”（善奴即欧阳询之子通，字通师，号小欧

阳，亦以能书称。)岳珂跋云：“右太子率更欧阳询，字信本，《阴符经》真迹一卷。楷庄而劲，严而有法，纸古以香，态险而绝，真欧笔也。”欧阳询不仅书写了《阴符经》，而且在他所撰的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八里引《阴符经》中文字“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”。《艺文类聚》成书于唐武德年间(618年—626年)，时间就更早了。

第四，唐吴筠《宗玄先生文集》卷中《形神可固论·守神篇》也引了《阴符经》中的“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”两句，同时还引了《阴符经》中的鬼谷子的注文：“经冬之草，覆之不死，露之见伤。”吴筠是天宝初年奉召入京的，那时李筌很可能还没有发现《阴符经》，即使发现了也还来不及流传，吴筠见到的《阴符经》及其注，~~注本~~不可能是从李筌那里见到的。吴筠见到的《~~阴符经~~》~~注本~~，~~注本~~就是从李筌那里见到的。吴筠见到的《~~阴符经~~》~~注本~~，~~注本~~那就是说在李筌发现《黄帝阴符经》~~时~~，~~注本~~《阴符经》在道士中流传，只是他还不知道有~~这么~~一回事罢了。

第五，和李筌同时代的张果(即“八仙”中的“张果老”)，也注释了《黄帝阴符经》。他在《阴符经注序》中指摘说：“近代李筌，假托妖巫，妄为注述。”并且在注文中，时时与李筌唱反腔。张果所说的那个“妖巫”，自然是李筌自称向他传授《阴符经》精义的骊山老母；而他所谓的“妄为注述”，自然是指李筌所自称的“筌所注《阴符》，并依骊山母所说，非筌自能”的那部《黄帝阴符经疏》了。这部书俗称为“骊山老母注本”，书中有注、有疏，注当是骊山老母注，疏乃李筌所作。张果对李筌颇有反感，但他从未说过《阴符经》是李筌杜撰，反而认真地为此书作注，可见他知道《阴符经》并非李筌杜撰。

第六，道藏和四库全书都收了的那本太公等六人（实七人，漏伊尹）注的《阴符经》，其中所收李筌注文，常与经文抵牾。例如对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”这几句经文的注释，李筌就大谈神仙之道，说什么“黄帝得贼命之机，白日上升”，从而背离了全书的精神。又例如，经文说“我以不奇期圣”，意在破除人们对圣人的神秘感，而李筌的注文却说：“贤哲之心，深妙难测”，“以迹度心，乃为愚者也”，这就是公开宣扬经文所批判的“人以奇期圣”。类似的例子，还很有一些，我们已在破解中一一指明，这里就不多举例了。注文与经文的抵牾，这正好证明了注者并非经文的杜撰者。

#### 戊、关于“寇谦之作伪”说

李筌自称在嵩山崖洞中得到了寇谦之藏在那里的《黄帝阴符经》，有人便说《黄帝阴符经》是寇谦之制造的假古董。

寇谦之原是北魏的一个道士，早年在成公兴的指导下，上嵩山出家修道。嵩山被道教徒称为“第六小洞天”，曾吸引过许多道士。据说晋朝道士鲍靓，曾登此山，在石室中得古《三皇文》，便在此修练成仙。寇谦之踵步前人，也在北山的一个石室中修练了几年，一次“考验”不合格，成公兴感叹着对他说：“先生七情不绝，难以成仙；但以你的气质和学识，还是去当帝王师吧！”不久，成公兴“仙去”了，寇谦之仍守在嵩山石室中，为当“帝王师”作各种准备：延招弟子、扩充信徒，编造道教经典，并导演一幕太上老君降临嵩山的闹剧。太上老君封他为“天师”，命他整顿和重振道教，赐他《云中音诵新科之戒》二十卷。经过这番准备之后，寇谦之下山



了，投靠新即位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（424—452年在位），献上他炮制的经书，由于大臣崔浩的推荐，他终于登上了北魏国师的宝座，成了北方的教主。唐末道士杜光庭在《神仙感遇传》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：

李筌，号达观子。居少室山，好神仙之道，常历名山，博采方术。至嵩山虎口岩，得黄帝阴符本经。素书，朱漆轴，緘以玉匣。题云：“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，上清道士寇慎之藏之名山，用传同好。”其本糜烂，筌抄读数千遍，竟不晓其义理。因入秦，至骊山下，逢一老母，与筌说《阴符》之义……

这个故事，实际上是从李筌《黄帝阴符经疏序》中贩来的，有几个地方还走了样、加了工：

一、李筌只说“以降缙封之”，杜光庭给它套上了一个“玉盒”；

二、李筌只说“封云：‘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，用传同好。’”杜光庭却在“魏”字前加一“大”字。这一加可了不得，竟造成了很大误会：“因为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（公元441年），魏尚未称‘大魏’。到前废帝普泰元年（公元531年）才‘以魏为大魏’，因此有人据此断定：“可见所谓大魏真君二年，寇谦之藏之名山，用传同好云云，也无非是后人的假托之词。”事实上，年号中含有“真君”二字的，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“太平真君”，不称“太平真君二年”，只称“真君二年”，文之省也。寇谦之离开嵩山到北魏国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，他还有弟子在嵩山，他自己也返回过嵩山，所以他在太平真君二年将封藏好的《阴符经》“藏之名山，用传同好”，这并不是不可能之事。现在的问题